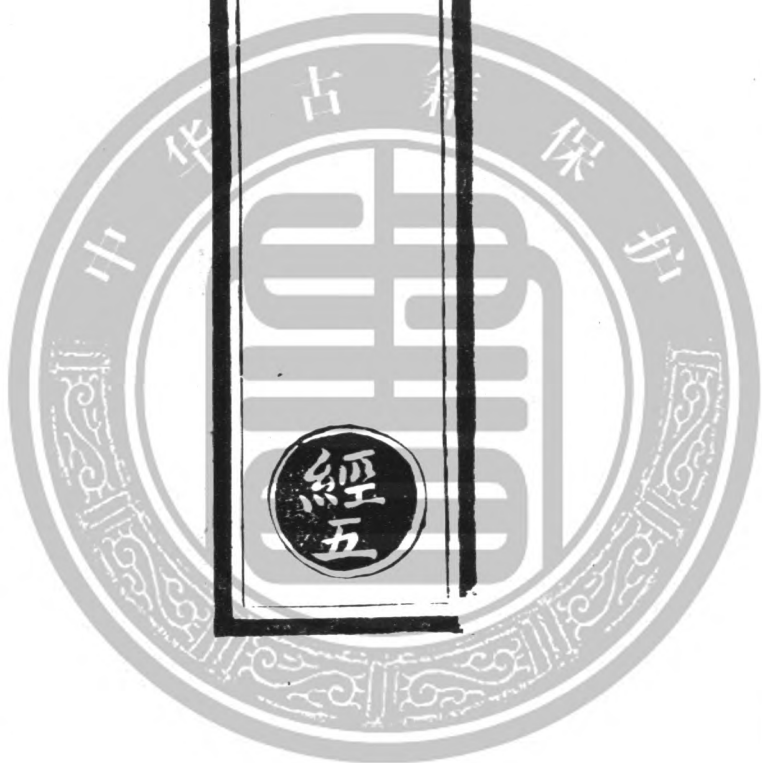


弘道錄卷之五

經五



弘道錄

經五

仁

父子之仁

漢書文帝元年有司請蚤建太子上曰朕既不德縱不能博求天下賢聖有德之人而禪

經五

一

天下馬而曰豫建太子是重吾不德也

固請曰豫建太子所以重宗廟社稷不忘天

下也古者殷周有國治安皆千餘歲用此道

也立嗣必子所從來遠矣高帝平天下為太

祖子孫繼嗣世世不絕今釋宜建而更議不



宜子啓最長純厚慈仁請建以為太子乃許之

錄曰自秦廢扶蘇立胡亥天下紛紛大亂兵革不息生民塗炭未有甚於此時者也易曰有父子然後有君臣父子之分可不預定乎漢高皇目睹其弊乃亦有營營之惑雖以期期之言未能遽止以是復召呂氏之亂卒致庶孽亂真漢之不秦無幾哉迎代之謀一大幾也元年之詔又一幾也西漢二百年之垂統人心天命於是乎在

亦以見父子之分既絕而復續其道既墜而復振嗚呼可謂仁哉

文帝居代邸薄后嘗病三年帝目不交睫衣不解帶湯藥非口親嘗弗進故爰盜謂曾參以布衣猶難之今陛下以王者脩之過曾參

遠矣

錄曰人之脩行於親果殊貴賤乎分難易乎考弟之道天性也自天子至於布衣其分雖有異其性無以異也率其性則難者易耳背其性則易者難耳參乎帝乎其誰

以是為輕重乎

齊太倉令淳于意有罪當刑詔獄吏繫長安
其少女緹榮上書曰妾父為吏齊中皆稱其
廉平今坐法當刑妾傷夫死者不可復生刑
者不可復屬雖後欲改過自新其道無繇也

經五

二

妾願沒入為官婢以贖父刑罪使得自新天
子憐愍其意詔除肉刑

錄曰漢文帝不猶愈於齊宣王乎以天地
之貴重於角者之牛而大賢之論多於少
女之說帝之屈法伸恩又非以小易大之

可比也而紛紛以為病何哉盍不曰是心
足以王乎既非納交要譽惡其聲而然則
不免過於愛過於厚矣

衛太子之子史皇孫生子病已號皇曾孫生
數月遭巫蠱事太子男女妻妾皆遇害獨皇
曾孫在亦坐收繫獄丙吉受詔治獄心知大
子無事重哀皇曾孫無辜擇謹厚女徒令乳
養曾孫置間燥及昌邑王廢霍光與張安世
諸大臣議所立未定丙吉奏記光曰武帝曾
孫名病已者通經術有美材行安而節和願

將軍定大策光與丞相敞上奏曰武帝曾孫
病已年十八師受詩論語孝經躬行節儉慈
仁愛人可以嗣孝昭皇帝後皇太后詔曰可
迎曾孫即皇帝位

錄曰傳有云人衆則能勝天天定亦能勝

經五

三

人信哉史稱戾太子仁恕溫謹上嫌其才
能少有類已又曰上用法嚴多任深刻吏
太子寬厚多所平反太子誠無負於漢也
及上春秋既老后寵益衰於是巫蠱之禍
紛然而起擾亂之害卒然而動蓋人衆勝

天是以若彼岌岌也至於帝心既悟天下
益悲於是太山之石不扶而立上林之樹
不召而起蓋天定勝人是以若合符節也
戾之身雖不有天下而其後亦必為之於
此可見父祖子孫終無泯滅之絕特人與
天悖時與事違以致病已無親而弗陵無
後也豈不哀哉

東漢書世祖光武景帝子長沙定王發之後
也發生春陵節侯買買生戴侯熊渠熊渠生
考侯仁仁以南方卑濕徒封南陽之白水鄉

與宗族往家焉仁卒子敞嗣值莽篡位國除
節侯少子外為鬱林太守外生鉅鹿都尉回
回生南頓令欽欽娶湖陽樊重女生三男續
中秀秀隆準日角性勤稼穡秀姨元為新野
鄧晨妻秀嘗與晨俱過穰人蔡少公少公頗

學圖讖言劉秀當為天子後即位是為世祖
光武皇帝

三國志蜀先主玄德亦景帝子中山靖王勝
之後也勝子真元狩六年封涿縣陸城亭侯
坐酎金失侯因家焉祖雄父弘世仕州郡雄

舉孝廉官至東郡范令先主少孤與母販履
織蓆為業舍東南角籬上有桑樹生高五丈
餘遙望見童童如小車蓋往來者皆恠此樹
非凡或謂當出貴人先主少時與宗中諸小
兒於樹下戲言吾必當乘此羽葆蓋車後累
官至益州牧及曹丕篡即位于蜀曰昭烈皇
帝

經五

四

錄曰愚觀世祖昭烈之際未嘗不喟然而
嘆也夫秦廢封建漢興懲其孤立大封同
姓德藹然至矣不旋踵間誅夷殆盡非惟

不足以爲藩屏之衛且并其血肉之軀而
亡之此其故何耶上古開國以來惟漢起
於匹夫一時父兄子姪乘奮起之運無有
毫髮功德於民帝亦不過泗上一亭長耳
其斷蛇之劍尚腥飛揚之勢猶在烏在其
能澤而長乎逮至文景五六十載之間海
內殷富興於禮義至於移風易俗黎民醇
厚而漢之元氣已固命脉已全然後庶孽
之萌頓然毆除忠厚之澤脩然遠列於是
發封於長沙而後有世祖靖封於中山而

後有昭烈光啓於式微之際承運於既絕
之餘而惠武昭宣之裔皆所不逮向使無
文景之澤漢之天下未可必然故知父子
之間與夫傳世之際仁暴頓殊而綿斬亦
異君子其可忽哉其可忽哉

經五

五

東漢明德皇后馬氏伏波將軍之女幼時相
者見之曰法當大貴然而少子若養他子者
得力當踰於所生及為貴人時后前母姊女
賈氏亦以選入生肅宗明帝以后無子命撫
養之謂曰人未必當自生子但患愛養不至

耳后於是盡心撫育勞悴過於所生肅宗亦
孝心淳篤恩性天至母子慈愛始終無纖介
之間后常以皇嗣未廣每懷憂嘆薦達左右
若恐不及後宮有進見者每加慰納若數所
寵輒增隆遇

錄曰漢成帝時史曹官嘗生子矣上與昭
儀天怒以藥飲官棄其兒許美人亦生子
矣昭儀涕泣不肯食竟死兒篋中埋屏處
及其他飲藥自傷墮者不可勝數史悉書
之以貽千萬古之恨愚嘗反覆嘆曰是誠

何心哉夫親生愛愛生恩帝雖至暗極愚
獨不念恩自己流愛自己生安忍若是其
悖戾耶意者天厭淫德至后與昭儀已極
不如是則其嗣不絕他日必無以子殺父
之理而福善禍淫之道竟不著矣故感焉

后之事追論之以戒萬世

肅宗孝章皇帝初承永平故事吏政尚嚴切
決事率近於重尚書陳寵以帝新即位宜改
前世苛俗乃上疏曰臣聞先王之政賞不僭
刑不濫與其不得已寧僭無濫往者斷獄嚴

明所以威懲姦慝姦慝既平必宜濟之以寬
夫為政猶張琴瑟大絃急者小絃絕陛下宜
隆先王之道蕩滌煩苛之法輕薄筭楚以濟
群生全廣至德以奉天心帝深納寵言每事
務於寬厚

經五

六

寵曾祖咸咸哀間以律令為尚書平帝時
王莽輔政多改漢制咸心非之咸性仁恕
常戒子孫曰為人議法當依於輕慎無與
人重比祖欽皆在位父躬建武初為廷尉
左監家世法律寵明習家業性復周密常

稱人臣之義苦不畏慎自在樞機謝遣門
人知友唯在公家而已朝廷器之寵子忠
能承父風益務寬詳損益有程為決事比
以省請獻之敝焉

錄曰寵之言固有所受之也夫漢之元氣

至此將殊矣苟非上有章順之君下

慎之臣承之以寬大濟之以慈仁天地生
生之德子孫繩繩之美不其息乎厥後和
帝寡嗣孫祐繼立孝冲天亡玄曾疊運皆
出章帝之裔寵亦數世相承不絕豈非長

道 智

昆弟之智

晉書謝玄者安弟子也安乃心王室戒約諸
子嘗曰子弟何豫人事而正欲使其佳諸人

經五

七

莫有言玄答曰譬如芝蘭玉樹欲使其生於
庭階耳安悅之時符堅強盛邊境數侵朝廷
震動求文武良將可以鎮禦北方者安乃以
玄應舉知超聞而嘆曰安違衆舉親明也玄
必不負所舉才也於是徵拜建武將軍監江

北諸軍事玄自廣陵西討進據白馬與戰大
破之堅自率兵次于項城衆號百萬先遣符
融慕容暉等至潁口詔以玄爲前鋒都督率
衆八萬距之玄使謂符融曰君遠涉吾境而
臨水爲陣是不欲速戰何不稍却令將士得
周旋僕與諸君緩轡而觀之不亦樂乎堅衆
皆曰宜阻肥水令莫得上堅曰但却軍令得
過而我以鐵騎逼而殺之蔑不勝矣融亦以
爲然遂麾使却陣衆因亂不能止於是玄等
以精銳八千渡肥水決戰堅衆奔潰自相蹈

藉投水死者不可勝計風聲鶴淚皆爲王師
草行露宿重以飢凍死者十七八既而安奏
宜乘其釁略定舊都玄復率衆次于彭城三
魏皆降以充青豫徐冀幽并都督十州軍事
封康樂縣公

錄曰或問曰謝安淝水之戰與周瑜赤壁
之師何以能必勝耶先儒有言曰巧於取
齊拙於取楚然則遲早工拙之間進退疾
徐之際正君子好謀而成之時也夫以吳
魏之不敵猶秦晉之相懸久矣故在當時

一則以迎敵爲言一則以根本爲憂苟非
計定於中能保其必勝乎是故曹操百萬
之師符堅斷河之舉秦計之拙也周郎一
葦之便謝公半渡之情齊計之巧也善乎
爲敵謀者以爲史出迭入誰能當之乎雖

經五

然六朝之不能混一者天也惟天故多效
順而天風鳥聲山雲草木皆所不期然而
然者是雖謝昆之智而識者之鑒亦莫能
逃矣

南史謝瞻者晦之兄晦爲宋臺右衛權遇已

重於彭城還都遇家賓客輻輳門巷填咽瞻
驚駭謂晦曰汝名位未多而人歸趣乃爾吾
家素以靖退不干豫時事交遊不過親朋而
汝勢傾朝野豈門戶之福耶乃離隔門庭曰
吾不忍見此及還彭城言於高祖曰臣本素
士交祖位不過二千石弟年始三十志用凡
近榮冠臺府位任顯密福過災生其應無遠
時乞降默以保衰門及晦建佐命之功任寄
隆重瞻愈憂懼在郡遇疾不肯自治幸於不
永及臨終遺晦書曰吾得啓體幸全歸骨山

錄曰愚觀伯起前後之言足以破後世貪
得之惑震可謂無負關西夫子之稱者矣
夫莫見乎隱莫顯乎微與夫十日所視十
手所指皆孔門之要旨也其所謂清白吏
亦豈尋常好名者比乎信乎清德相踵慶
善遠流比之素世尤為過之後世鮮能及
也史稱中常侍素敞隗之宗也用事於中
以逢隗世相家推崇以之外援故素氏貴
寵數世富奢甚於他公族亦不同
當塗長荀淑有子八人儉緄靖燾汪爽肅專

經五

九

竝有名稱時人謂之八龍激海苑康改其里
曰高陽里以比上古爽字慈明幼好學十二
能通春秋論語太尉杜喬見而稱之可為人
師耽思經書徵命不應潁川為之語曰荀氏
八龍慈明無雙靖字叔慈少有俊才動止以
禮或問汝南許章爽與靖孰賢曰皆玉也慈
明外朗叔慈內潤又太丘長陳寔有子六人
紀字元方以至德稱諶字季方齊德同行故
時稱元方難為兄季方難為弟兄弟孝養閨
門雍和後進之士皆推慕其風父子並著高

名時號三君或時詣荀淑雅無僕役乃陳紀
御車陳湛從後陳群尚少載車中既至荀乃
淑慈應門慈明行酒文若年幼坐着膝前諸
子相與討論于時德星聚現太史奏曰五百
里內有賢人相聚會也

錄曰愚觀東漢一代始也客星現而興終
也德星現而衰然則懸象果不可信乎君
者一時之表賢者衆人之心也天不以霧
霧混茫而減德星之曜猶時不以慧孛往
亡而絕賢聖之生故誦神之聽之終和且

平之詩則知姬德之所由昌觀掩涕反袂
吾已矣夫之言則知周道之所以亡不獨
漢之末世而已然也

晉書私紹康之子也十歲而孤事母孝謹以
父得罪靖居私門山濤啓武帝以紹賢侔郤

經五

十

缺宜加旌命乃徵之始入洛或謂王戎曰昨
於稠人中見嵇紹昂昂然如野鶴之在群戎
曰君復未見其父耳僕射裴頠亦器之時侍
中賈謐以外戚年少居位潘岳杜斌等皆附
焉謐求友於紹紹距而不答及謐誅詔以不

阿封弋陽子遷散騎常侍初反正上疏願陛下無忘金墉大司馬無忘潁上大將軍無忘黃橋則禍亂之萌無由兆矣及河間王顥成都王穎舉兵向京都以討長沙王又大駕次於城東又宣言於衆曰今日西討誰為都督

六軍皆曰願嵇侍中紹以天子蒙塵承認詣行在所值王師敗績於蕩陰百官及侍衛莫不散潰唯紹儼然端冕以身捍衛兵交御輦飛箭兩集紹遂被害於帝側血濺御服天子深哀嘆之及事定左右欲浣衣帝曰此嵇侍

中血勿去初紹之行也侍中秦準謂曰今日
向難有佳馬否紹正色曰若使王與失守臣
節有在駿馬何為聞者莫不嘆息

錄曰按晉史侍中忠貞之首而錄於父子
之仁何也易曰幹父之蠱厲終吉中散者

經五

十一

萬世名教之罪人也侍中者一代忠貞之
巨擘也昔之死不惟輕於鴻毛而且穢於
青史今之死不惟重於泰山而且光於日
月昔之稱揚不過曰賢侔卻缺今之褒顯
將必曰世篤忠貞矧乃十歲而孤事母孝

謹出於天性乎放曰求忠臣於孝子之門
君臣父子同一道也

卞壺勤於吏事幹實當官欲執正督世不肯
苟同明帝器之於諸大臣而最任職阮孚每
謂其恒無閑泰壺曰諸君以道德恢弘風流
相尚執鄙吝者非壺而誰時貴遊子弟多慕
王澄謝鯤為達壺厲色曰悖禮傷教罪莫斯
甚中朝傾覆實由於此時庾亮將徵蘇峻壺
固爭謂亮曰峻擁彘兵多藏無賴且逼京邑
一旦有變易為蹉跌宜深思遠慮未可倉卒

亮不納峻果稱兵詔壺都督軍事與峻戰於
陵西力疾厲衆苦戰遂死二子矜盱相隨赴
賊同時見害峻平尚書弘訥議曰夫事親莫
大於孝事君莫尚於忠唯孝也故能盡敬竭
誠唯忠也故能見危授命此在三之大節臣

子之極行也壺委質三朝盡規翼亮遭世儉
難存亡以之賊峻造逆戮力致討身當矢鏜
再對賊鋒父子并命可謂破宋為國守死勤
事上準許穆下同嵇紹於是改贈侍中驃騎
將軍開府儀同三司謚曰忠貞祠以太牢贈

脰散騎侍郎肱奉車都尉妻裴氏撫尸哭曰
父為忠臣子為孝子夫何恨乎徵士翟湯亦
曰父死於君子死於父忠孝之道萃于一門
錄曰愚觀兩晉之間而有卞壺之父子可
謂出乎其類拔乎其萃者也夫峻之亂亮

經五

上

召之亮死之可也壺的然知其不可而猶
死之何耶蓋務名之與任真二者去相懸
絕王謝之踵尚名也望之之自負真也務
名者矜其威儀脩其談論言合則蜂蟬焉
事至則莫須焉以清虛為高致人亦不異

其常而已安於其可也務實者執性堅剛
持論篤實遇事而坐視有如仇讎滯難而
苟免若將浼已以必蹈為素志人以是推
之而彼莫知其不可以故不至於死亡不
已也然能殺身成仁益彰完節子復求仁
仁矣

得仁忠孝全名將與天地同其久日月並
其明其視風流人物何啻千百嗚呼可謂
陶潛與儼等疏曰告儼侯份侯佟天地賦命
生必有死自古賢聖誰能獨免子夏有言死

生有命富貴在天四友之人親受音旨發斯
談者將非窮達不可妄求壽夭永無外請故
耶吾年過五十少而窮苦每以家敝東西游
走性剛才拙與物多忤自量為已必貽俗患
僦倖辭世使汝等幼而飢寒余嘗感孺仲賢

經五

三

妻之言敗絮自擁何慙兒子此既一事矣但
恨憐靡二仲室無萊婦抱茲苦心良獨內愧
少學琴書偶愛閑靜開卷有得便欣然忘食
見樹木交陰時鳥變聲亦復歡然有喜常言
五六月中北窻下卧遇涼風暫至自謂是羲

皇上人意淺識罕謂斯言可保日月暫往機
巧好踈緬求在昔眇然如何病患以來漸就
衰損親舊不遺每以藥石見救自恐大分將
有限也汝輩稚小家貧每役柴水之勞何時
可免念之在心若何可言然汝等雖曰同生
當思四海皆兄弟之義鮑叔管仲分財無猜
歸生伍舉班荆道舊遂能以敗為成因喪立
功他人尚爾况同父之人哉潁州韓元長漢
末名士身處卿佐八十而終兄弟同居至于
沒齒濟北汜稚春晉時操行人也七世同財

家人無怨色詩曰高山仰止景行行止雖不能爾至心尚之汝其慎哉吾復何言

錄曰夫人之道三綱為首靖節一身舉無媿焉忘言於真意委運於大化幾於同道者矣或疑此老規規遺訓似過為身後慮

者是大不然父子之道天性也何可廢乎斯一自書契以來性衷真切千古之下可以想見其慈愛周密仁道篤厚非但榮辱之遠苦樂之甘而已視彼素隱行怪徒潔身而亂大倫者可同日語哉

哭隱之弱冠介立有清操年十餘父喪每號
泣涕人為之流涕事母孝謹及執喪哀毀過
禮嘗之馘菹以其味旨掇而棄之與太常韓
康伯苦居康伯母殷浩之妹賢明婦人也每
聞隱之哭聲輟殮投筋為之悲泣既而謂康
伯曰汝若居銓衡當舉如此輩人及康伯為
吏部尚書隱之遂階清級

經五

古

錄曰夫所以酌貪泉而不易其心者固將
立身行道揚名於後世以顯父母而非謂
一己之身也苟非自少介立哀慕其親安

能卓然不變乎其毀傷過禮有由然也而
康伯之秉鑑韓母之知人不寧同心且同
里聞古人卜隣之美有如是哉錄之以貽
後世之尚德也

魏書光祿大夫咸陽公高允歷事五帝出入
三省五十餘年未嘗有譴仁恕簡靜處雖貴
重情同寒素執書吟覽晝夜不去乎誨人以
善恂恂不倦篤親念故無所遺棄任鎮東將
將軍懷州刺史秋月巡境問民疾苦至召縣
見召公廟廢毀不立曰召公之德闕而不禮

為善者何望乃表聞脩葺之於時年將九十
勸民學業風化頗行後正光中中書舍人常
景追思允帥郡中故老為立祠於野王之南
樹碑記德焉顯祖平青齊徙其族望於代時
諸士人流移遠至率皆飢寒中多姻媾允散

經五

五

財竭產以相贍賑慰問周至無不感其仁厚
允母高年謂人曰吾兒在中書時有陰德濟
救民命若陽報不差吾壽應饗百年矣卒時
果年九十八

錄曰死生亦大矣高伯恭以無貳無惑而

母子卒獲壽考知命者奚必營營然哉雖
然一命之士苟存心於愛物於人必有所
濟矧中書之地乎其羣事五帝出入三省
五十餘年又非長樂老之比君子所以不
之拒也

唐書貞觀二十年十二月上謂長孫無忌等
曰今日吾生日世俗皆為樂在勝數成傷感
今君臨天下富有四海而承歡膝下永不可
得此子路所以有負米之恨也詩云哀哀父
母生我劬勞柰何以劬勞之日更為宴樂乎

因泣數行下左右皆悲

錄曰太宗斯言達者之見也夫萬壽無疆
雖古今頌禱之詞然行之臣子自盡之情
可也若以已處之豈以虛文之樂而且之
情之悲乎此可見太宗天資之美苟充之

以聖賢之學何堯舜之不可及哉

狄仁傑從容言于天后曰姑姪之與母子孰
親陛下立子則千秋萬歲後配食太廟承繼
無窮立姪則未聞姪為天子而祔姑於廟者
也太后意稍寤召還廬陵王詣行在九月立

廬陵王為皇太子

錄曰梁公之倫肫肫乎天理人倫之極至
又非但因其所明通其所蔽而已夫子之
於父天性之一本也姑之與姪異姓之懸
絕也虎狼獍矣猶能知父子之親者淫未

經五

六

極也人惟縱慾之性而後本心閉塞本心
閉塞而後異姓乘之雖然后亦若人爾敦
無利害之心哉此祔姑于廟之說真有以
感動其未厭之仁心而論事有回天之力
其斯公之謂乎

初梁公為并州法曹叅軍時親在河陽梁公
登太行山反顧見白雲孤飛謂左右曰吾親
舍其下瞻悵久之雲移乃得去左右為之感
動

錄曰公之賢範人知之也而其賢孝人不
知之也傳曰事親孝故忠可移於君以是
知人臣不患諫之不行惟患行之不立
患事之難成惟患誠之未至李敬業乃以
厥父搆殺之軀徒以一杯之土未乾六尺
之孤安在爭之幾何其不適亡已乎

李晟數歲而孤事母孝謹雄烈有才每戰必
衣錦裘繡帽前行指導以示異朱泚據京師
李懷光圖為反噬晟乃大陳三軍令之曰國
家多難亂逆繼興車駕西幸關中無主子代
受國恩見危死節臣子之分况當此時不能

經五

十七

誅滅兇渠非人豪也渭橋橫跨大川斷賊首
尾吾與公等戮力擇利而進興復大業建不
世之功何如三軍泣曰唯公所使及引軍抵
通化門圖曰若先收坊市巷陌隘狹間以居
人賊設伏格鬪百姓翬潰非計也且賊重兵

皆在苑中若自苑繫其心腹彼將圖走不暇
如此則宮闕保安市不易肆計之上也諸將
曰善乃率騎步夜使人開苑墻二百餘步分
道並入鼓譟雷動乘勝驅蹙至于白華朱泚
姚令言相率遁走晟軍入京城屯於含元殿
前號令曰長安士庶久陷賊庭若小有震驚
則非伐罪弔民之義告喻百姓居人安堵秋
毫無所犯士庶無不感悅遠方居人亦有經
宿方知者露布至上曰古之樹勲力復都邑
徃徃有之至於不驚宗廟不易市肆長安人

不識旗鼓三代以來未之有也天生李晟為
杜稷兆人不為朕也及子愬復為帥嘗乘雪
夜破吳元濟止其外宅蔡吏告城陷矣元濟
不信俄聞愬軍號令將士乃曰何常侍得至
此遂驅率左右承子城拒捍元濟城上請罪

梯而下之檻送京師其申光二州及諸鎮兵
二萬餘人相次來降自元濟就擒不戮一人
其執事帳下厨廐之間者皆復其職屯兵鞠
場以待裴度與晟曩日同聲並美父子大勲
無以比論

錄曰成湯之征葛以無敵之師行王者之
政其民不知兵者順而易也晟父子之於
唐以罅漏之功遏滔天之陷其市不易肆
者逆而難也使晟而聽諸將之議徒擾市
里未必能成廓清之功愬復信軍吏之言

經五

六

徒殺李祐必無以效坎墉之績故曰惟西
平有子惟我有臣父子之間其利溥哉

史臣贊李光弼生戎虜之緒沈鷲有守遭世
變拔任兵柄策敵制勝賞信罰明士卒爭奮
毅然有古良將風本夫終父喪不入妻室事

繼母至孝異夫庸人武夫者又世稱段太尉
大抵以為武人一時奮不慮死以取名非也
秀實為人姁姁常低頭拱手行步言氣卑弱
未嘗以色待物人視之儒者也六歲母疾病
不勺飲至七日病間乃肯食時號孝童又李

遜弟建與兄俱客荊州母憐其孝每曰建子
勸吾食吾輒飽進藥吾意其瘳鄉人化之有
爭鬪不詣府而詣建德宗擢右拾遺翰林學
士至澧州刺史召拜刑部侍郎贈工部尚書
錄曰薛放有言人能孝慈則氣感和樂故

以外則戎虜之緒以末則武夫之品以賤
則羈旅之裔而立功立節立名莫不根抵
於此何況貴如王公尊如中國賢如士大
夫豈待論說而後知哉此作史有功世教
不可以無錄也

經五

九



弘道錄終



